

世界中篇名著精选



ZHONG PIAN MING ZHU

哥 儿

【日】夏目漱石 著 包寰 包罗 译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214

96/7



哥 儿

【日】夏目漱石 著 包寰 包罗 译

北 岳 文 学 出 版 社

(晋)新登字2号

根据1989年3月日本角川书店本译

责任编辑:张 晴

封面设计:谢 颖

哥 儿

(日)夏目漱石 著 包襄、包罗 译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4 字数:85千字

1994年第1版 1994年6月长沙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册

*

ISBN 7—5378—1328—0

1·1306 定价:3.20元

出版前言

世界文学名著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，它以巨大的艺术魅力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。今天，有许多被称得上是世界文学名著的作品都有了汉译本。这对我国读者了解世界文学，借鉴各国文化之精华，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。

然而，语言是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和发展的，译者在翻译作品时其翻译原则也是各有不同的，这就使同一部作品的不同汉译本的出版和存在有了必要。再者，有些原著由于出版者和出版时间不同，其版本也存在着一些差异，因此似乎也应该有不同的汉译本出版，以供国内的读者和学者阅读研究。这也是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吧。

正因如此，北岳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这套“名著新译”系列，其特点就是尽量选择国外最权威的原著为版本，尽力约请国内最成熟的译者来翻译，使读者能读到忠实原著内容与风格、语言规范优美的世界文学名著全译本。如果这套北岳版的世界文学名著在问世之后能体现出它的特色，受到读者的钟爱，那就是我们莫大欣慰了。

编者

1994年2月

由于父母遗传下来的鲁莽，从小时起我就尽干些吃亏的事。

上小学的时候，曾从二楼跳下来，把腰扭伤了一个星期。也许有人奇怪要问，为什么要干这种蠢事，其实说来也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。只是因为当时我从新建的二楼上把头伸出去，同班的一个学生看到后开玩笑说：“无论你怎么逞能，也不敢跳下来。”在场的同学也跟着起哄，说我是胆小鬼，于是我就跳了下去。当工友把我背回家时，父亲瞪大了眼睛说：“还有从二楼跳下来就闪了腰的吗？”我就回答说：“下回跳个不闪腰的给你看。”

一个亲戚送我一把手洋小刀，我把锋利的刀刃映在阳光下给朋友们看，有一个人说：“这把刀倒是很亮，但大概并不快。”我说：“怎么不快？什么东西都能切下来，我切给你看。”于是有一个人说：“切一下你的小手指试试。”我说：“手指还在话下吗？我就切给你看。”于是我就朝右手拇指盖斜着切了下去。所幸刀小，而且拇指的骨头也硬，所以拇指现在还在手上，可是那伤痕却至死也去不掉了。

从我家庭院向东走 20 步南面的坡上有一块小小的菜园，园中央有一棵栗子树，那上面结的栗子在我看来比命还重要。当栗子熟了的时候，我早起来走出后门，捡一些落下的栗子带到学校去吃。菜园的西侧挨着一家叫做山城屋的当铺的庭院。

这家当铺的老板，有个十三四岁名叫勘太郎的儿子。勘太郎是个胆小鬼。可他虽然胆小，却竟能跳过方格篱笆来偷栗子。有一天傍晚我躲在折叠门后，终于抓住了他。那时勘太郎无路可逃，只好向我拼命地扑来。他比我大两岁，虽然胆子小，力气却很大。他挺起大头，狠命地朝着我的胸口顶撞过来。头一歪，滑进了我宽大的和服袖子里。这样一来，我的手不能活动了，于是就乱摇晃，勘太郎的头也跟着乱摇晃，最后他实在觉得难受，就在袖子里狠狠咬我的胳膊。我痛得发火，就把勘太郎推到篱笆墙根，下个绊子把他摔到那边去了。山城屋的地面比菜园差不多低6尺，勘太郎压坏了半边方格篱笆，一个倒栽葱，咕咚一声躺倒在自家的土地上了。勘太郎摔下去时顺势撕掉了我夹衣的一只袖子，这下我的手可立刻自由了。当晚，母亲去山城屋道歉，顺便取回了那只夹衣袖子。

此外，我还有不少恶作剧的事。有一回我和木匠阿兼和卖鱼的阿角一起糟蹋了茂作家的胡萝卜地。因为胡萝卜苗没有出齐的地方盖着稻草，我们仨在那儿玩了半天的摔跤。结果那些胡萝卜苗全被踩完了。还有一次，我堵塞了古川家田里的小井，被人家兴师问罪。那水井装置是把粗大的江南竹穿通竹节深埋地下，水就从竹筒中流出来浇灌田地。那时，因为我不懂那是什么东西，就把石头和木块硬塞到里边去。直到水不流了，才跑回家。在家正吃着饭，古川红着脸气急败坏地找上门来。记得给人赔了钱才算完事。

父亲一点儿也不喜欢我，母亲也偏爱哥哥。这位哥哥皮肤长得特别白净，爱好模仿戏里的旦角。父亲每每见到我就说：“这家伙一点也不成器。”母亲也说：“老是这样胡来，真令人担

忧。”真算说的对，我是成不了材，到现在这样子也确是没出息，说我的前途令人担忧，也不无道理，只是没有被判刑就是了。

母亲病逝的前两三天。我在厨房翻筋斗，肋骨碰在了锅台角上，疼得要命。母亲急了说：“我再也不想见你了。”于是我就住到亲戚家去了。不久就传来了母亲的噩耗。真没想到她死得这样快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想，早知她有这样大病，我该老实点就好了。哥哥又说我是那不孝之子了，因为我，母亲才这么早死去。我悔恨交加，打了哥哥一记耳光。结果又挨了父亲一顿痛骂。

母亲死后，家里只剩下我和父亲、哥哥3人过日子了。父亲自己是个无所事事的人，可是一见到我就说：“你这小子没出息。”“没出息”，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，但到底怎么“没出息”，他自己也不清楚。真有这样莫名其妙的父亲！哥哥想成为实业家，所以拼命学外语。本来他就是女人性格，再加上狡猾，我和他合不来，差不多每十天我们就吵一架。有一次下棋，他卑鄙地做了手脚让人发窘，还奚落我。我气不过，就把手中的飞车向他的眉间砸去，砸破了他的眉头，流了点血，哥哥就向父亲告状。为这事，父亲说要与我断绝父子关系。

当时我想已经不可挽回了，只有横下一条心，任凭断绝父子关系吧。可是，在我家待了10来年的女佣阿清哭着向父亲求情，总算消了父亲的怒火。但即便这样，我也并不怕父亲，只不过觉得对不起女佣阿清。据说这个女佣也是有来头的，在德川幕府崩溃、明治维新时家道中落，才流落到替人当佣人，如今她已经是个老太太了。不知这位老太太与我有什么缘份，她

非常喜欢我，真是怪事。母亲在去世前3天对我已经绝望，父亲对我也无办法，街坊邻居把我当做恶少一样排斥，可是，唯有她无端地看重我。本来我已经认命，反正不是个招人喜欢的人，任凭别人轻蔑也不在乎，倒是阿清那么溺爱我使我奇怪。当厨房里没有别人的时候，阿清总说：“你的性格直率，是个好性格。”我不明白阿清这话的意思，我想：如果我的性子好，那么阿清以外的人也该对我好些啊。所以，每当阿清这样说时，我就对她说：“我讨厌你说的奉承话！”可这么一来。阿清就望着我更高兴地说：“这才说明你的人品好啊！”仿佛她用自己的力量改造了我而流露出得意之色。我看了觉得真不舒服。

母亲去世后阿清愈发对我好起来了。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常常纳闷，她为什么那么爱我，真无聊，不这样倒舒服些。但又觉得她很可怜，对不起她。凭你怎么想，她还是依旧喜爱我。她常常用自己的零钱给我买些豆点心和脆饼。在寒冷的夜晚，她会悄悄买些荞麦粉，不知什么时候将荞麦羹送到我的枕边。有时甚至给我买砂锅面条吃。不仅仅是吃的东西，她还给我布袜子、给我铅笔、给我练习本。她甚至还借给我3元钱，虽然这是后话。当时并不是我要向她借钱，而是她拿着钱到我屋里说没有零花钱不方便，硬塞给我的，所以就算借下了。其实，我非常高兴，立刻把钱放进小钱包揣在怀里，可是，当我去厕所时，一不小心，钱包掉进了茅坑。真倒霉，我慢腾腾地走回来，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阿清。阿清听了，马上找来竹杆说：“我给你捞去！”不大工夫，就听到井台上哗啦啦的水声，出去一看，阿清正用竹杆挑着钱包带子用水冲洗。过了一会儿，打开钱包一看，1元票子已经变成了茶色，而且字迹也不清了。阿清就在火盆上

烤干，她说：“这下可行了吧。”可是，我闻一闻还是臭。她又叫我拿出来去给换。也不知她在哪里怎样蒙混竟将纸币换成了银元。这3元钱是怎样用掉的我已经记不得了。当时我说马上就还；可是并没有还。时至今日，即便我想用10倍来奉还，也不可能了。

阿清给我东西，都是父亲和哥哥不在的时候。可要问我讨厌什么，恐怕没有比私下里得到东西更讨厌了。虽然我与哥哥关系不好，但是，我并不愿意背着他而从阿清那里得到点心和彩色铅笔。我曾问过阿清：“为什么只给我而不给哥哥？”阿清说：“哥哥有你父亲给买，没有关系的。”这不公平。虽然父亲很顽固，可他并不是那样偏心的人。不过在阿清看来，他就是那种人，真是溺爱蒙住了眼睛。对这样一位出自豪门却未受过教育的老太太，也只有任凭她去了。不单如此，老太太的偏执也使人无奈。她一心认定我将来一定飞黄腾达，是个有出息之人。而对用功读书的哥哥反断言他只是皮肤白皙，将来肯定没出息。遇到这样的老太太也真没有办法，她相信她喜欢的人一定出人头地，而她讨厌的人则一定会穷困潦倒。在当时，我还并未想过要成为什么；可是，由于阿清总说我怎样怎样，所以也就真以为自己能成个什么了。现在想来实在可笑。有时我也问阿清：“你说我能成个什么样子的人呢？”其实阿清也说不清楚。只是说我一定能坐上人力车，有一所门厅漂亮的宅子。

从那以后，阿清就流露出当我有了家自立家门时同我住在一起的意思，并且反复说求我收下她。我也仿佛有了家似的，答复“好，一定收留你。”而阿清又颇富想象地问我：“你喜

欢在什么地方呢？是曲町还是麻布^①？院子里要搭个秋千架。西式房间有一间就够了。”如此等等。可当时我根本就没想成什么家，所以总是回答她说：“西式房间也好，日本式建筑也好，都用不着，我都不要。”于是，她就又夸我清心寡欲心眼好。不论我怎样说，她都称赞我。

母亲死后的五六年里，我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度日的：受父亲的训斥、与哥哥争吵、从阿清那里得到点心并常常得到她的赞扬。我别无他求，觉得很满意了，心想其他的孩子大概也是一样吧。只是阿清在遇到什么的时候总是说：“你真可怜，你真不幸。”所以，我也就觉得自己可怜和不幸了。除此之外，再没有什么可说是痛苦的事了。只有当父亲不给我零花钱时，实在难受。

母亲去世后的第六年正月，父亲也中风去世了。那年的4月，我在一所私立中学毕业。6月，哥哥从商业学校毕业，并在一个什么会社的九州分店找到工作，必须到那里去。我则还要在东京继续学习。哥哥说变卖了房子和财产后就走马上任，我答复他说怎么都可以。反正我不想给哥哥添麻烦。因为即便接受他的照顾，也免不了争吵，他又要说三道四。为了得到一点儿照顾而向这样的哥哥低头，那是我宁可去送牛奶过生活也不愿接受的。于是，哥哥领来了家具商，将祖先留下的破破烂烂都一文不值半文地卖掉；宅子也经人介绍卖给了有钱人。这些东西大概卖了不少钱，但详情我些微不知。我提前一

① 曲町和麻布是东京的高级住宅区。

个月搬到了神田的小川町下宿^①去了，在前途未定之前一直住在那里。阿清因为生活了几十年的家宅易手而大伤感，但毕竟不是自己的房产，也就无可奈何。她曾多次跟我唠叨说：“你如果年纪大点儿就可以继承这个家了。”如果真是年纪大一些就可继承的话，那么现在也应该能继承^②。老太太不知道长子才有继承权，她以为我年纪大了就可以取代哥哥继承家业。

哥哥和我就这样分手了，可是阿清的去处成了问题。不用说，哥哥没有带人的条件，阿清也不愿跟在哥哥屁股后跑到遥远的九州去。而我，当时蜗居在四叠半^③的廉价下宿里，一旦有变故就得马上搬走，也毫无办法。我曾经问过阿清：“你将来还想到其他地方工作吗？”她想了想，才下决心说：“在你有了家娶了亲以前，我没有什麼主意，只好去打扰我的外甥了。”这位外甥是法院的录事，眼下生活还过得去，从前也曾两次三番邀请阿清去他家。而阿清却说即使做女佣，也愿住在这些年已经习惯了的地方而没有同意。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，如果到陌生人家去，还不如到外甥家去了。她又不断地叮咛我早点成家，快点娶媳妇，她好过来照顾我。她是把我看得比外甥还亲的。

哥哥在去九州的前两天到我的下宿来了。他拿出600元钱对我说：“无论你是拿它做买卖还是当学费，都随你的便，但以后的事我可不管啦。”哥哥的做法是难得的。虽然没有这

① 在普通人家寄宿。

② 当时日本法律规定长子有继承权。

③ 叠是指一张榻榻米(日本草席)约1.5平方米。

600元也难不倒我，但他一反常态的豪爽使我感动，于是说声谢谢收下了。哥哥又拿出50元，叫我交给阿清，我也不犹豫地收下了。过了两天，在新桥车站分别，从此，与哥哥再未见过面。

我躺在床上，仔细琢磨这600元钱的用途。经商是既麻烦又干不好，特别是600元也做不出像样的生意。即便能干好，也不能像现在这样在人前以受过教育为荣，所以有害而无害。管它什么资本，还是把这笔钱当学费念书吧。把600元分成三份，1年200元的话，可以学三年。三年里我拼命地干，是可以干出名堂的。接着我又想进什么学校好呢？可是说起学问，有生以来对哪一门也没兴趣，特别是外语和文学更是不敢领教。对新体诗，有时在二十行中一行也不懂。反正都是不喜欢的科目，学什么也一样。

有一天，碰巧从一所物理学校门前路过^①，那里正贴出招生广告。这大概也是缘份吧，我领了一份简章，立刻办了入学手续。现在想想，这也是因为遗传的莽撞给我带来的失算。

在三年的时间里，虽然我与其他人一样的学习，但因我并非聪颖，所以成绩名次，总是从后向前数比较方便。可想不到的是，经过三年，居然也毕业了。虽然连自己也觉得奇怪，可也没什么可抱怨的，于是就乖乖地毕业了。

毕业后的第八天，校长喊我去，不知是什么事，见面后才知在四国的边区有一所中学缺物理教师，月薪40元，问我去不去。我虽然学习了三年，可从没有想过去当教员或者到乡

^① 现在的东京理科大学。

下去。但除了当教员又没有其他去处，所以谈话时就马上答应去。这大概又是由于遗传的莽撞吧。

既然答应了就得去上任。三年中蛰居在这四叠半的斗室里，从来没挨过骂，也未与人争吵过，这在我的一生里算是比较安闲的日子。但是，现在我必须搬出这四叠半了。自从出生到现在，除了一次与同学去镰仓旅行外，从未离过东京一步。现在不止去镰仓了，要去很远的地方。从地图上看，那儿是海滨，是针尖一样大的地方，反正不是个好去处。什么样的街道，住着的人又是什么样子，都一概不知。不知道也好，省得多想，去就行了。只不过心里觉得不踏实。

我家房子卖了以后，我仍然常常到阿清外甥家去看她。想不到阿清的外甥是个很好的人，我每次去，只要他在，都招待得十分周到。阿清总是当着我的面说我的种种优点给她外甥听。有时还吹嘘说我毕业后要在曲町买下宅子，去官厅上班。任意编造，信口胡说，弄得我面红耳赤很是难堪。而且这种情形并非一次两次，有时候甚至一直说到我小时候尿床，真叫人太难为情了，她外甥对她的胡吹怎么想呢，我不知道。只因为阿清是个守旧的女人，她把与我的关系看做是封建时代的主仆关系，认为既然是自己的主人，也就是外甥的主人，她外甥算是倒霉了。

终于办好了手续，决定三天后启程时，我又去看阿清。当时她正感冒，睡在一个三叠朝北的房间里。看见我来，马上坐了起来，问道：“哥儿什么时候成家呢？”在她看来，只要毕业，钱就会自动流进腰包。但对如此了不起的人还叫“哥儿”，岂不是太糊涂了么？当我简单说明暂还不能买房子并且就要到农

村去的时候，她露出很失望的神情，频频摸搓着两鬓灰白蓬乱的头发。我觉得她很可怜，便忙安慰她说：“虽然去，可是很快就会回来的。明年暑假一定回来。”但她脸上依然显出困惑的表情。我就问他：“给你买点什么土产呢？你喜欢什么？”她说：“我想吃越后^①的竹叶糖。”越后的竹叶糖，我听也没听过，首先，方向就弄错了。我告诉她：“我去的农村好像没有竹叶糖。”她听了说：“那么，你是去哪儿呀？”“是西边吧。”“是在箱根那边，还是在这边？”真叫人没办法。

在我动身的那天，阿清很早就来了，帮了不少忙。她在来的路上买了牙粉、牙刷、毛巾，一并装在帆布包里送给我。我说不需要，可她根本不听。我们一起坐车到了车站。她在月台上依依不舍地望着已经上了车的我，小声地说：“也许我们再也见不着了，你多保重啊！”说着，已经热泪盈眶了。我没有哭，但是眼泪快掉下来了。火车开动一会儿，心想该不要紧了吧，于是将头伸出车窗外往后看去，阿清还站在那里，只是显得太小了。

二

鸣的一声，轮船刚停下，舢板就离岸摇了过来。船老大光着身子只系了一块红兜裆布，真是野蛮的地方！不过，天这样热也真穿不住衣服。强烈的阳光照得海水特别耀眼，看一会

^① 指东京北部新潟一带地方。

儿就眼花了。问一下船员，知道我该在这里下船。看起来是个与大森^①差不多的小渔村。真是受骗了，这种地方能受得了吗？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我第一个跳上舢板，接着又上来五六个人，此外还载了四只箱子，于是红兜裆向岸边摇去。靠岸时，我又第一个跳上去了，并随手抓住一个站在岸边的孩子打听中学在哪里，可那孩子却呆呆地一无所知，真是个傻里傻气的乡下人。不过巴掌大的小街怎么会连中学都不知道呢？这时有个穿着难看的窄袖和服的人过来，叫我跟他走，把我带到一个叫做港屋的客店。几个女人嗲声嗲气地叫我进去，可我已经不想进去，只站在门前问学校的地址。听她们说中学要从这里坐火车走2里^②路才到，就更不想进去了。于是，我从窄袖和服男人的手中夺过自己的两个提包，慢吞吞地走去，客店的人都向我投来诧异的目光。

车站很快找到了，买车票也很顺利。上车一看，是一个火柴盒大小的火车，轰隆隆地刚走了5分钟，就得下车了。难怪票价如此便宜，才3分钱。雇了车来到中学时，已经放学了，谁也不在。工友告诉我说值班的因事出去了，真是舒服的值班员。本想打听一下校长的住处，可是觉得太累了，就又上了车叫车夫拉到旅馆去。车夫劲儿挺足地把我拉到一个叫做山城屋的旅馆门前。山城屋，与勘太郎家当铺一个名字，真有意思。

不知怎么，一个女侍把我领到二楼楼梯下一间很昏暗的房间，房里热得呆不住。我要求换房，她说都满了，而且把提包

① 大森在东京附近。

② 一日里等于3.9公里。

扔下就出去了。没法子只好进屋，汗流浹背地忍耐着。一会儿，来叫洗澡，我跳进澡池洗了两下就出来了。往回走时，一路看到许多凉爽的房子都空着，这帮骗人的家伙！一会儿女侍又送来饭菜。房间虽热，饭菜倒比东京下宿的好。女侍一边侍候一边问我从哪里来，我说：“是从东京来的。”她说：“东京是个好地方吧？”我说：“那还说。”女侍撤走餐具回厨房去了，片刻，又听到她放声浪笑的声音。

我早早躺下了，可怎么也睡不着。不单单是热，而且吵得厉害，吵闹声超过下宿的5倍。迷迷糊糊中梦见阿清，她正狼吞虎咽地吃越后的竹叶糖。我说：“这种竹叶有毒，不要吃啦。”她说：“竹叶是一种药。”吃得更香了。惊异之余，我张开大嘴哈哈大笑起来，把自己笑醒了。女侍正在打开套窗，依旧是万里晴朗的天气。

旅途中曾听到给小费的说法，说不付小费就要受到怠慢。把我塞进这样又小又暗的房间，大概就是未付小费的缘故哪。也许是由于我衣着寒酸，提着帆布提包和粗布旱伞？明明自己是乡巴佬，偏偏还要小看人！一定要赏最多的小费使你们大吃一惊。从东京出发时，口袋里还有学费余下的30元钱，去掉火车、轮船票钱和零星开支，还剩下14元钱左右，即便全部给他也没关系，因为往后就可以拿工资了。乡下人都是小气鬼，只需给5元就能使他们目瞪口呆的，等着瞧吧。洗过脸，回房呆了会，昨晚那个女侍送饭来了。她给我摆好饭菜，不知怎么，一个劲儿地傻笑，真是没礼貌的家伙。我脸上也没有庙会那么热闹，比起她的长相，我还好看得多。本想吃完饭再给钱的，可是因为生气，一边儿吃着就拿出一张5元票子，说：“一会儿

把这钱给帐房拿去！”女侍真的瞠目结舌了。吃完饭，我马上就去了学校，皮鞋也没擦。

因为昨天坐车去过，所以大致的方向是知道的。拐过两三个十字路口，就来到学校门前。从校门到前厅的路是用花岗石铺的，昨天坐车走过时发出很大的轧轧声，真有些刺耳。一路都碰见穿厚棉布制服的学生，全都走进这个门里，其中也有些比我还高还壮的。想到我就要教这些家伙，不由得有些发怵。我递上名片，被带到校长室。校长留着胡须，黑皮肤，大眼睛，长得像只狐狸，摆出一付傲慢的架子。他先训戒我，要我努力工作，接着又郑重其事地将盖有大印的委任状交给我。这张委任状，在后来回东京时，让我揉成一团扔到海里了。校长对我说：“现在领你去与各职员见面，你把委任状给大家都看看。”真是多余的事！与其这么麻烦，还不如将委任状在教员工作室里张贴3天为好。

由于需等到第一节下课号吹过之后，教员们才能齐集休息室，还要很长时间，因此校长掏出表来看看说以后慢慢再谈，先介绍一下大致情况。但接着又说了一通关于教育的精神之类的话。我只好假装在听，可听着听着就不由想：真来到个了不起的地方了，像校长说的那样是怎样也做不到的。把我这样一个鲁莽人骗了来，还要我做学生的模范，做一校的表率，甚至学问以外的个人道德也要如何如何，如此这般。我若是那样的伟大之人，还需为了每月40元的工资，不远万里跑到这样的乡下来吗？大凡人都是一样的，生气了谁也不免要争吵，但如果按这里的要求，说话不行，出去散步也不行。如此困难的差事，为何早不说清楚？我真讨厌这种骗人勾当，既然这